

Date:	2023-11-18
Media:	周末画报
Media(Eng):	Morden Weekly
Page:	022-023 (1/2)

行走的诗意,“符号学家” PHILIPPE STARCK

采访、撰文 Yori 编辑 Leandra

很难想象一位如 Philippe Starck 的创作者——用惊人数量的设计将人与物品间建立起联结,作品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景观中的一切。对他而言,远行后的回归,才带来了跳跃的诗意与缜密的逻辑二者美丽的并置。



1



2

设计界常以联名达成强强联合,Philippe Starck 与 Baccarat (巴卡拉)亦如此。相较设计师而言,Philippe Starck 更愿意定义自己为“符号学家”。为生活而设计——他用惊人数量的设计在人与物品间建立起联结,作品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景观中的一切。尤其在家居设计方面,他的作品突破了传统设计边界,打破秩序并重构,将功能性作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把诗意和优雅、幽默与辩证糅入其中。

由黑色绸缎包裹灯罩、缀以超多黑色水晶的24盏华丽吊灯被置于黑色雨伞之下,以杠杆装置被吊起,Philippe Starck 与巴卡拉合作的超现实主义装置 Marie Coquine 水晶吊灯于2022年亮相米兰设计周。时光回溯,装置的主体可被追溯至2003他为巴卡拉专门设计的水晶宫中的 Zenith 水晶吊灯,这亦是品牌的经典作品之一。同时展出的有全新 Talleyrand 塔列朗系列,该系列为纪念双方合作20周年而诞生,系列产品由台灯、水晶杯、花瓶等充满诗意的作品构成,将巴卡拉的百年水晶艺术引入全新维度。

出身法国、从小深受航空工程师父亲影响,创造犹如 Starck 的天性与基因,他认为自己亦继承了法国精神中严谨、批判性思维的部分,始终崇尚真理与创造。设计上步履不停,以惊人的创造力与执行力在设计生涯早期的1970年代完成了大量家居与室内设计后,他远行至全球,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创造场域,并在1980年回到巴黎建立了自己的设计制作与销售公司,将 Starck 品牌化。“生态学”与可持续新材料一直是 Starck 所坚持和关注的,他深谙创意生产的大众引导性,对于创作者如何以诚实的态度创造有社会责任的设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在拥抱新技术、尝试借助新技术来辅助设计的同时,他始终坚持以人为主体的独特创造性,是机器或 AI 无可取代的温度与自由。

在 Philippe Starck 与巴卡拉合作20周年之际,周末画报 STYLE 独家对话 Philippe Starck,听他谈谈对于巴卡拉水晶、设计哲学、创造思维与社会责任感的独到见解。

水晶的诗意与女性智慧

“我认为,没有光就没有一切,光就是一切。”

与品牌跨界合作对您来说已经十分频繁,如今,与巴卡拉的合作已经走过20个年头,您能否分享一下与巴卡拉的合作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之处?

我与巴卡拉的情缘可以追溯到20年前。这是一个关于巴卡拉、我自己和人类历史之间的故事。因为巴卡拉的历史与人类发明水晶的历史融合为一。远见、直觉、洞察力和智慧重新点燃了我对巴卡拉这个充满诗意、晶莹剔透、纯净和绚烂的奢华品牌的热情。我们的合作年复一年,直到最新推出了塔列朗系列。

在设计构思和工作流程上会因巴卡拉的品牌特质有什么变化吗?如巴卡拉标志性的水晶玻璃这种“饱含诗意”的介质会对您的设计思维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一直对水晶着迷,因为它隐藏着数学的诗意。水晶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如痴如梦,用它们的衍射、扭曲、反射、光学游戏来吸引我们,而这些正是它们存在的理由。所有这些光学现象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来自于几千年前的人类,人类在沙地上挖了一个洞,点燃了火,然后,发现了一个脆弱但坚实的小物体。我非常敬佩这样的人类文明,因为它们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务实精神。我感兴趣的正是这种智慧,我痴迷于人类的天才智慧,痴迷于我们自己,痴迷于我们的进化。我观察它、分析它、审视它,试图预测和理解它。这是我工作的土壤,因为对我来说,创造显然是建立在进化基础上的。我的承诺不是作为一个设计师,而是作为一个公民和一个人。我认为,当你出生时,你就与人类签订了一份契约,而签订这份契约就赋予了你对社会的责任。

您为巴卡拉设计的20周年系列的主题为 Talleyrand,为何您会选择这样一位“天才”外交官作为系列主题?

1. Philippe Starck肖像 摄影: JB MONDINO
2. Bon Jour Versailles Dichroique 圣光凡尔赛台灯由 Baccarat(巴卡拉)、Flos 和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于2015年三方合作推出
3. Marie Coquine 枝形灯

Date:	2023-11-18
Media:	周末画报
Media(Eng):	Morden Weekly
Page:	022-023 (2/2)

我意识到，二十年来，我只在哈哈标志上下功夫。通过一番研究，我发现哈哈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世纪，那是维京人、剑、盔甲、堡垒和肉搏的时代，象征着非常阳刚的能量。有一天，我在一家古董店里发现了一个小咖啡杯，当我把它放到嘴边的瞬间我就喜欢上了。它非常贴合我的嘴唇与手指，是宛若一颗纯粹的智慧宝石般天才设计。几周后，巴卡拉告诉我，这是一只塔列朗杯子。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塔列朗系列的杯子更轻、更智慧、更女性化。塔列朗非常聪明，他是启蒙时代的大师之一，在那个时代，法国和欧洲是最充满智慧的，所有伟大的理论和发现都是在那个时代产生。我为爱上这种杯型的想法而着迷，有了如此智慧才能展现光之美。水晶只有通过反射、像差、衍射和透射才能存在。因此，它的设计逻辑是完全连贯的。这就是基于塔列朗系列设计的诞生过程。我们不再需要这种男性力量的理念，除了依旧华丽的哈哈系列以外，我们需要的是未来的智慧，也就是女性智慧。这是一种进化，几乎是整个时代的变革，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中，也在巴卡拉中。

水晶玻璃杯折射、灯光点亮黑暗，一切都离不开光，您认为，在您在巴卡拉的设计里，光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没有光就没有一切，光就是一切。在中世纪，国王和王后用钻石装饰自己，以收集所有的烛光，这是他们黑暗城堡中唯一的光亮。纳瓦霍印第安人知道，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活在能照射到光的道路上。专门研究量子力学的科学家发现，万物同时存在，但我们只经历我们所看到的。水晶的魔力来自其多面晶体的永恒光彩，与光的永恒光彩形成鲜明对比，而光的永恒光彩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对我来说，与巴卡拉合作就像把英国女王和朋克混在一起，呈现极具创造力的惊喜。

设计与社会

“我不是设计师，我是符号学家。”

您曾说过“设计使人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在您以往的设计中显示出对功能性的强调，而巴卡拉合作系列中，也有超现实主义装置艺术作品(水晶吊灯与雨伞装置)。您能否聊聊您是如何平衡设计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的？

我不是设计师，我是符号学家。这意味着，我会用材料、形状、颜色来反映我们想要的东西，去寻求和阐释。文化和美学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不是艺术家。我所设计的产品是用于生活的，这也是关于功能性的重要原因，优雅功能性的规则之一就是始终寻求项目的中心、主干和最低限度。当我们找到最小值时，我们可以保证它将是款永恒的产品。

就 Marie Coquine 水晶吊灯装置而言，我想表达的是一种达达幻想、一种超现实主义梦想、一种优雅的姿态、一首晶莹剔透的诗歌，在其轻松愉悦的吸引之下，隐藏着为那些被财富迷失在城堡深处的人，带来光明、温暖和柔情的流动泡沫的可能性。

您被誉为鬼才，并且擅长打破边界，在创作本身以及设计的自由上，可以看到您诗意的、有着纯粹和理想化的部分，您曾说过“直觉和情感高于理性”，那您在工作上还是严谨派还是随性派？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角色、社会角色和人类角色。对于创作者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不是因为他是创作者，而是因为他是创意的生产者，而创意最终会转化为产品。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以至于每一种颜色、每一种形状、每一种材料都有意义。你可以引导人们购买和使用你的产品，也可以引导他们的思维方式。如果你画的是一个男子主义的物品，你就会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男子主义、过时、男性化、死气沉沉、无用和咄咄逼人的世界里。如果你展示的是正在制作中的更精美的产品，在这些产品中，性别不再是一个小盒子，它们之间存在着世界，存在着流动性，所有这一切都将导致女性智慧的全面到来。好吧，你让人们为未来做好准备。然后是经济责任。如何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最好的生活，政治责任，显然还有生态责任。因此，今天的思想生产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社会承担全面而严肃的责任。你的责任



“我认为，没有光就没有一切，光就是一切。在中世纪，国王和王后用钻石装饰自己，以收集所有的烛光，这是他们黑暗城堡中唯一的光亮。”

就是时刻保持警惕，保持清醒，过滤一切，以最诚实的态度进行创作。

创意、批判与新科技

“我们有责任帮助我们的社会，为美丽的电影、美丽的故事、美丽的进化诗歌做出贡献，这才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您与巴卡拉同样来自法国，法国 DNA 对您设计有怎样的影响吗？

我首先将自己定义为法国血统的欧洲人，但我无法摆脱这种法国精神。它的主要特点是严谨，尤其是批判性思维。而我们是崇尚质量、崇尚真理、崇尚创造的人。就我而言，我具有法国人的自我批判精神，这意味着我从不满足于自己，我会反思自己，但我从不放弃。对事、对人、对自己都是如此。这种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天分，要求创作者和法国工业永远追求质量和永恒。

3D、AI、数字媒体艺术，新技术层出不穷，您的设计也从强调民主设计理念演变到了对“生态设计”的持续关注，您能聊聊您对新科技的看法吗？最近有没有什么引起您兴趣的新玩意儿？这些新科技对您的设计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工作时的工具包括我的纸和笔是绝对自由的，我是自由的，而电脑是有限制的。然而，如果我们使用人工智能，就像我制作人工智能椅子一样，目的是通过我给机器的指令进行探索：“我怎样才能用最少的材料和能量让我的身体得到休息？”这样的指令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大量信息进行最快的计算，就像调制一杯鸡尾酒一样快速。它当然会产生结果，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创造力还在别处。它是一种神奇的东西，这是隐藏在人类大脑某处的最后的魔力。

设计的生态层面一直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生态学的重要性。17岁那年，我在当时荒无人烟的福

门特拉岛遇到了一个美国人，他告诉我他是一名生态学家，并向我传授了生态学知识。说到生态学，人们总会提出同样的一个问题：我真的需要它吗？如果你诚实的话，80%的情况下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就必须选择最好的产品，明智而诚实，使用可持续材料制造，让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均可以终生使用。

鉴于此，我于1996年为 La Redoute 制作了一份名为“Goods”的邮购目录：“面向新道德市场的为非消费者设计的非产品”目录，其中精选了有机产品和公平贸易产品。与此同时，我还为 Les 3Suisse 设计了一套全木结构的住宅：La Maison Starck。20年后，这个生态建筑如期转股变成了2014年推出的 P.A.T.H. 房屋(无障碍预制技术房屋)。从那时起，我们就与合作伙伴 Riko 合作，生产高科技、高品质的预制房屋，这些房屋产生的能源多于消耗的能源，并以合适的价格保证房屋的使用寿命。

我一直非常关注新型耐用技术和材料、生物塑料、模塑胶合板的研发。我与世界上第一家零碳家具公司 Andreu World 合作，在2017年创建了一个家具系列，不使用胶水或螺丝，并使用最少的胶合板。我们的理念始终是用最少的材料实现最大的功能性，因为我们既想要木材的温暖舒适感，又不想砍伐真正的树木。

您用设计将人与物品建立起了联结，涉及作品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您是如何保持惊人创造力的？

我的父亲是一名工作繁忙的航空工程师，我是看着他制造飞机和发明技术产品长大的。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跟随了他的脚步，因为创造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基因。如今，我每天工作14个小时，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每天完成一个重大项目，每年完成250个重大项目。我们有责任帮助我们的社会，为美丽的电影、美丽的故事、美丽的进化之诗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才是我们存在的意义。